

龙兴地

关东女子

传奇故事〔四〕

刘子成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本书描写的是清朝末年闯关东的一群人中关东女子的奇特生活经历，这些关东女子辛勤、勇敢，不怕牺牲，和关东大汉一样共同开辟美好的新生活。



龙兴地

——关东女子传奇故事

(四)

刘子成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第二十四章

“花舌子”回来报信儿

田野里森林般的庄稼一割倒，人们才大吃一惊——俄国人不但在庄稼放叶时就完成了路基走向的测绘和标定，立了标桩了，筑了东清大铁路的路基，就连铁轨也铺到了龙兴地。据说这个从绥芬河到满洲里的大铁路，由两头同时开工向关东腹地延伸，此段已铺到了松花江北，南段铺到了蚂蚁河南岸。

洋人正准备在蚂蚁河上架设大铁桥，不仅运来了大批修桥筑路的物资，还把从河北、山东一带用欺骗手段招来的筑路工人运到了这里，在蚂蚁河南岸架起了帐篷准备跨河施工。

最先发现这一意外的是大脚女人和她的外孙女关雪。她们从城里出来，准备到大锅盔山去把在那里呆了半个月余的大丫接回来。因为庄稼放倒马上就到冬天了，一到冬天，车马大店又到了最忙的时候，大车店里不能没有大丫。她们刚来到蚂蚁河边，要催马过河时，眼前出现的意外把她们惊呆了。

河畔处，一座座淡绿色的帐篷像瓜窝棚似的连成一片，



野炊的烟囱就从帐篷丛中向天上飘着，几个俄国人正在用仪器测量河水流速，岸边正修桥墩子，矗起一个高大的桥架，上面坠着个石头砣子，那砣子被人们提升起来之后再把绳子松开——石砣子落下来，正砸在一根粗大的木柱子上。一台轰轰隆隆的大茶壶样的东西转动着，把水泥与河石搅在一起，正往木板撑开的坑里边倒——浇筑桥墩子……

“姥姥，”关雪指着河对岸问大脚女人，“洋人干啥呀？”

大脚女人对外孙女说：“快，先别问了。你快骑马到金矿找你二大爷关武，就说洋人来了，快！”

关雪飞马加鞭，冲过浅水处过了河，直奔蚂蚁窝集去报信了。

大脚女人把外衣脱去，单手举在头上，另只手拽着马尾巴泅水过了河，过河上岸，就是俄人在河边搭的帐篷。她刚把外衣穿上，就见几个在露天锅灶上蒸苞米面窝窝头的中国人向她走来。这几个衣衫褴褛的汉子问：

“大姐好水性呢！”

“这是嘛场？叫嘛地方？”

大脚女人笑了笑说：“听几位的口音是河北、山东的吧？”

几个汉子看看她，一并答道：“是呢。”

大脚女人牵马来到了露天灶前，看了看那个粗手笨脚的男人正在做窝头，就说：“这么大铁锅，柴火这么好，咋不贴大饼子？”

那些男人说：“俺在关里家就整天吃窝头，没贴过大饼子。”

“我来。”大脚女人到河边洗了手，她把刚放在锅里笼屉上的窝头一个个捧出来，摔到面盆里重新和面，揉了一



第二十四章

「花舌子」回来报信儿



阵子又用手捧着一个个做成大饼子，用力往热锅上贴去！

人们见大脚女人手脚麻利地往大锅里啪啪一贴一个。她还告诉烧火的汉子，“烧，火越急越好。”

一个个大饼子从大脚女人手里三颠两颠就做成了，她往锅里一拍，“啪”一声响——大饼子就贴住了。居住在山东河北一带的人是不贴这种大饼子的，他们全吃窝头。人们都看着新奇。烧火的汉子说：“真怪，那大饼子她往锅上一贴就粘住了！”

大脚女人说：“没听说过吗？凉锅贴大饼子——溜了。”她指着锅，“只要这锅热，饼子就能贴住。”

眨眼之间，一锅圈大饼子就贴满了，大脚女人盖上木头锅盖说：“等锅里的水开了，汽上圆了的时候，大饼子就好了。关东的大饼子有焦糊的嘎巴，好吃，粮食味特别！”

“大姐，你是关东的吗？”有人问大脚女人。

大脚女人说：“不，我老家在河北。”

“咋来的？”

“逃出来的呗！”

“关东日子好过，大地全长粮食呀！”

“对呢，”大脚女人洗罢了手，与那些来自河北、山东的工人唠上了，她问：“你们到关东帮洋人修铁道，可你们知道吗？这铁道一修成要毁坏咱关东上千垧地呀？少打多少粮食呀？”

“是的是的。”有个汉子附声道，“可咱没法呢，先头说修路多给钱，俺们上当了，多给啥呀，整天让老毛子拿皮鞭打着干活！”



龙 兴 地

关东女子传奇故事



大脚女人火了：“你们又不是牲口，老毛子打你们，你们就不会打他们？你们也有两只手，凭什么白挨他们打，他们又不是你爹！”

大家都觉得这女人厉害，逐渐围上她。

大脚女人又开导这些人：“你们上关东来帮着老毛子祸害关东，把地修了路，关东不打粮食了，关东人吃什么？”

在灶间烧火的山东汉子说：“俺也不愿意祸害关东啊！这不是被逼的吗？大姐呀，”说着他站起身来到大脚女人面前，满面惊容，又说：“那洋人骑洋马挎洋刀你不干他依俺啊？！你就说烧啊，扒呀，毁了那些个村庄吧！是孩子哭老婆叫呀，俺的娘啊，……这不是作孽吗？”

“什么？你说什么？”大脚女人吃惊不小，问：“毁了不少村庄？”山东人指着从东南方向延伸过来的路基，答：“有多少村庄碍着这条铁路，就毁了多少啊，是见一个就毁一个呀！”

“那些村庄里的人为什么不跟洋人干呢？”

许多筑路工人就都七言八语说洋人太厉害，人家手里有洋枪，马刀……

大脚女人火了，指着这些男人说：“你们都白长五尺个子，一个个还是个男人呢？俗话说，大丈夫不可以夺志。有条命够了。至死不从，他老毛子能把你们咋样，要不干了，大家就都不干，老毛子没咱帮他修铁路，那铁道能修成吗？”

人们的情绪被她煽动起来，大家开始发牢骚，骂洋人了。



第二十四章

「花
舌
子」
回
来
报
信
儿



正这时，十几匹白色的大洋马闯到帐篷前面，骑马的全是洋人，清一色各握着锃明的大马刀。在马群中有一个中国人满身是伤流着血，双手被绳子捆着，被马拖到帐篷前。

大脚女人愣住了，刚才跟她说话的那些山东人。河北人用身子把大脚女人挡住，怕她出现意外。

大脚女人用眼睛瞅着被捆住双手的汉子悄悄问身边一个河北人：“他怎么了？”

河北人低声告诉她：“也是修路的，跑了，被抓回来！”

随着一声口哨吹响，所有帐篷里住着的中国工人全都跑出来集合在河边，就听有中国人喊话：“快，集合了，集合了！长官训话：快！快！”

大脚女人望去，在几个俄国军官拥簇下，一个蓝眼睛大胡子的高个子洋人威风凛凛地走了过来。顿时她心里一沉：真是冤家路窄呀，这家伙不是前几年冬天里捉的那个偷偷来测地的“髡”吗？大脚女人在满二爷审他的时候，才知道他是中东路总公司工程分部的头目，叫什么奥分贝尔？

就听一个小个子翻译对筑路的中国人说：“大伙都听着，立正站好，谁也不行私下里瞎叨咕，乱说话。下面请筑路工程分部总长奥分贝尔先生训话！”

大胡子跨前几步，慢慢地，拉下手上戴的白手套，用手捋捋唇上两撇翘起的小胡子，转着一双瓦蓝色的眼睛说起了俄国话。他的话，中国筑路工人听不懂，大脚女人也听不懂，但他说一句就停下来，让小个子翻译给大家。大脚女人明白了俄人奥分贝尔说话的意思是：他很恼火中国筑路工人的这种干活方式，目前修路的速度太慢了，自 8



月28日在三岔口开工修路，刚完成五分之一的工程。并且还有人逃跑，这是不允许的。还有当地乡民随便把测路的路标拔掉，这是不友好的。大俄帝国把铁路所以要修在关东，是对睦邻国家的友好相处，是实现“黄俄罗斯”的必须，谁胆敢破坏修路，上帝及他本人都不会饶恕他的，……又说他们来关东修路是神的意志，是上帝的安排，谁违抗了这个命令就是对抗上帝，沙俄帝国就要惩罚他！

最后这句话，大脚女人和全体筑路工人都听明白了，也都看明白了。奥分贝尔攥紧双拳挥动着，咬牙切齿发疯般牛一样吼叫着：“惩罚他，惩罚他！”

奥分贝尔训完话，小个子翻译冲几个俄兵“哇啦哇啦”又喊几句俄语。立即，俄国骑兵把被捆绑的中国人推到人前，这次不是拴住他的手，而是用绳子把他双腿捆住——用马把这个中国人拖死！

小个子翻译耀武扬威地向中国筑路工人训话，他指着被捆住双脚，另一端绳子拴在俄国骑兵马鞍子上，就要用马拖死的筑路工人，说：“大家都看着点儿，都把眼睛瞪大点儿，谁再敢不好好修路干活儿，想跑，就搁大洋马拖死他！大伙看明白没有？”

他的问话，中国筑路工人无一人回答。

小个子又问：“我的话你们听清楚没有？”

还是没有回答。

小个子火了，开口就骂：“你们这帮中国人，东亚病夫，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，你们长几个脑袋敢对抗洋人？一群蠢猪！”说完，他刚想指挥俄国骑兵开始拖人。大脚女



第二十四章

「花舌子」回来报信儿



人走出筑路的人群，向小个子翻译走过来。

小个子翻译没有见过这女人，忙问：“你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
大脚女人一声冷笑：“小子，你洋奶吃的不错呀，知道骂祖宗了，你妈给你用尿布子擦嘴来着？”

“你？”

小个子刚一抬手，只见大脚女人抡圆了巴掌，只一掌就把小个子翻译打倒在地。他揉着腮帮，愣怔地眨巴着被打得直冒金星的双眼问：“你是谁？”

大脚女人双手往腰间一叉，说：“我是你奶奶，打你个不孝的孙子。”

大脚女人的突然出现，不仅使中国筑路工人莫名其妙，所有的俄兵也愣住了。只有刚才跟大脚女人唠嗑的那几个河北人和山东人知道，这位大脚女人来者不善。

俄国人最怕的是筑路工人闹事，所以把逃跑的中国工人抓回来要用马拖死，杀一儆百。但他们没有想到人群中会出现一个陌生的中国妇女，而且打了翻译，翻译被打又不能还手，他们互相说着中国话，俄国人根本听不清楚他们说些啥，也一时弄不清这女人与翻译有什么关系？于是，全都瞪着发直的眼睛望着……

大脚女人向小个子翻译笑呵呵地招手说：“起来，起来呀，你妈没有教育好你，奶奶来教育教育你！”

小个子被打得莫名其妙，就说：“你，你凭什么打我？”

“我是你奶奶呀！”大脚女人依然笑着，照刚爬起来的小个子翻译的面门又是一拳——这一拳把小个子打惨了，他鼻子嘴都流出血来。



龙 兴 地

——关东女子传奇故事



一直注目大脚女人而一声不语的奥分贝尔此时明白了——眼前这个突然降临的女人是龙兴地的人，他知道此处地界属于龙兴地了。那一年冬天，他们来此测路基走向时，就碰上过一个会武术的女子。如今这女人又来了！他曾尝过中国人的厉害，他们那次有洋枪还是被捉去捆了，大冬天扒光了棉衣服在雪地里被游街，那次他的身上、脸上，全落着中国老小的吐沫，那些吐沫冻在脸上……。若不是中国地方官将他们押去京城，他们怕是要死在龙兴地了。此时，他又见大脚女人出现在这里，便咬牙切齿抽出大马刀照大脚女人迎面劈来。

中国筑路工人吓坏了，人群里有人喊：“小心！”

“大马刀来了！”

大脚女人不慌不忙，冲奥分贝尔一笑，纵身旋起，甩出一只大脚，重重地踢在奥分贝尔握着大战刀的手上。洋人手里的马刀落地。这时只见几个洋人端着长枪向大脚女人逼近，大脚女人抢步上前拾起马刀，一回手就把刀压在奥分贝尔的脖子上了，她冲小个子翻译说：“快告诉洋人把枪放下，要不我就杀他！”

小个子翻译还在犹豫。

大脚女人用力一压奥分贝尔的脖子，就听奥分贝尔冲俄兵声嘶力竭地喊叫俄语：“退下，退下。”

大脚女人见俄兵枪口不再对准她了，冲着小个子翻译：“快把绑在马后的中国人放了，不然我就一刀杀了他！”

小个子心惊胆颤地为中国筑路工人解脱了绳缚。

那个被解脱绳缚的筑路工人向大脚女人跪倒叩头说：



第二十四章

「花舌子」回来报信儿



“多谢大姐救命之恩。”

大脚女人催促他：“你快跑，跑啊！”

那人头也不回奔河套跑去。

又有些筑路工人也随他逃命去了。

俄兵一见有人逃跑，开始上马开枪追了下去。此时，几个俄兵已把大脚女人团团围住，有些没有逃走的筑路工人也都抄铁锹、大镐与俄军对待着。

正在这时，就听一阵锣声，越来越近，大脚女人抬头望去——

只见顺蚂蚁河下游的河边上奔来一伙人马，跑在最前面的是自己的外孙女关雪、关武，后面是那老大、白老五，还有到龙兴地找过关四爷的义和团拳师张德祥以及刘大黑、赵石头等……人们高举着大刀，扎枪，还有更多的人举着锄头、钉耙、铁锹等黑压压一片奔了过来。顿时洋人乱了套，几个洋人抡起马刀与大脚女人对打的同时，小个子翻译和几个俄兵救出了奥分贝尔，他们就逃。没有逃的俄兵与筑路工人交手撕打，只听河畔喊声一片，“叮叮咣咣”，各种械具碰撞的声音响成一片。

筑路工人火了，一个个像怒吼的雄狮。有人且同洋人打着且开口大骂：“洋人，我操你姥姥！”

关雪、关武领着白老五、那老大、张德祥、刘大黑、赵石头……全都是能打能杀的人物，加上各旗屯旗户来的精壮劳力，将俄兵打得哭爹喊娘。

关雪这个丫头，书念得极差，天性是练武的材料，盘马弯弓一教就会，临阵不慌，杀人不眨眼，越打越勇。



洋人死伤过半，渐渐不支，不知谁将帐篷点燃了，一座起火，又一座起火，熊熊大火照彻河畔的恶杀恶斗。中国人凭着勇敢加上武术，俄国人凭着洋枪洋炮，双方都杀红了眼睛。

正这时，只见一伙俄兵一色的高大白洋马，马上个个舞着闪光的大马刀，从修好的路基方向冲杀过来。大脚女人心里一沉，洋人越杀越多，而且他们手中有洋枪，这可苦了参战的筑路工人。许多人手无寸铁，有的还抡着生产工具，洋人的马队一到，显然中国人要吃亏。

关武向大脚女人：“婶子，咋办？撤吧？”

大脚女人望着越来越近的俄国护路马队说：“拼了，死活不能撤，咱们一走可就苦了这些修铁道的啦。打！”她冲筑路工人大喊：“快都抄家伙，跟老毛子拼了！”

一见来了护路的部队，俄人顿时精神大振，纷纷向中国人杀来。就在此时，随着几长几短牛角的“呜呜”声，从山根林中冲出一伙人马，个个短枪，快马，将顺路基而来的俄兵迎头截住。

大脚女人看清了这是一伙胡子，头前跑的是何满囤子、“过江龙”，只见一个白胡子老头儿端坐马上挥动匣枪喊着：“压过去，压过去，搂头打。妈个巴子的，洋鬼子，敢上咱的盘子上来踩！真是瞎了狗眼！”

大脚女人眼睛直啦，天哪！这不是老爹吗？她想冲杀出去与老爹会合。但俄兵早已把她困住，尽管她几次杀死俄人挣脱着欲奔老爹跑去，可有几个杀红了眼的大个老毛子，大火冲天，黑烟漫天，已把深秋的朗日遮住了。



第二十四章

「花舌子」回来报信儿



又是一阵大杀大砍，俄人全部败走，那些追筑路工人的俄兵再不见回来。胡子的马队旋风般拦截俄人的护路骑兵，并向俄兵追去，眨眼的工夫，没了踪影儿！

那老大又领着众人挖路基，拆铁轨，拔掉标桩子，锯倒电线杆子。

大片的良田被路基拦腰切毁，庄稼人离开地还能活吗？各旗屯男女老少齐呼拉奔上河岸，把路基挖开，把土扔回田垅。

一直干到夜晚，人们挑着灯笼，举着火把，白老五命令金矿工人到烧锅抬酒，那老大在白头屯杀了猪，煮了肉。人们吃着大片肉，喝着大碗酒毁路成田，以待来春再种粮谷……

大脚女人领着关雪和旗屯旗民，在架在蚂蚁河上的大木头架子下，把柴草点燃，松木搭的架子如同烧天的大蜡，映红了半个天空。

天放亮时，大脚女人领着外孙女关雪到大锅盔山。山顶上的五间道士房空着，只有三五个胡子守营扫院子，“老北风”的亡枢牌位却还供着。守营的人说：大丫今天早晨就下山回龙兴城了；何满囤子跟绉子下山，先把她打发走了。“花舌子”报信回来说：“绉子追杀洋人现在可能去了依兰金矿。那个矿上有洋人正挖金子，他们要去打金矿，杀洋人。”

大脚女人只好领着孙女赶回龙兴城，回到客栈，连夜去找二爷满天星。



第二十五章

“浪出水儿”再进龙兴城

大脚女人把俄人筑路已抵家门的事情细说一遍，满二爷大惊失色，关四爷也吃惊不小。

关四爷说：“洋人如此大胆妄为，是不知道我龙兴之地的厉害，有我关某人在，龙兴地他洋人休想驻足半步！”

满二爷说：“当务之急是组建团练，训练团练，秋后收粮谷，送贡品送皇粮诸多事情都要办，关大人你出主意才是！”

大脚女人就此告辞，回去看大丫了。

送走大脚女人，满天星和关天风将门关好，两人喝着茶水直到鸡叫头遍，才将诸事敲定：关贵组建团练，关武监督旗主旗户生产；满里银掌管已经修复的“关东第一大粮仓”，兼收各种额赋。

在天高皇帝远的关东，满、关两家坐在炕头这么一核计，就把权力平分了。

冬场打罢，粮谷入仓。今年又是特大丰收，还平息了俄人修路事件，各旗户交粮多于往年。还是不能满足陈粮官满里银的要求。按他爹满二爷的旨意，在今年各种额赋



第二十五章

『浪出水儿』再进龙兴城



收入中，得把满府这几年的所有耗银全部补回。要补回这多年几万两白银，不加大税额，加大粮谷的收租怎么行？满二爷授计满里银，把在龙兴地新盖的“关东第一大粮仓”作为陈国粮之库，把白马镇原来的粮仓作为都统府粮库，务必备足粮谷才可满足都统府一年的开销。仅一个冬子月间（旧历十一月份）大车拉小车选就把“关东第一大粮仓”和白马镇“粮库”装了个满。按理说满家应当满足了，但满里银贪心不足，收完一遍又收第二遍，开始时旗主佃户要多少就交多少。满里银尝到了甜头，他第三次又立下名目收租收税，第一站在正白头屯就遇到了麻烦，那老大抗租不交。

那老大听了满里银第三次收租的理由，连连摆手摇头，说：“二少爷此言不妥。私凭文书官凭印，我就这么上下嘴唇一张一闭就冲各旗户再要租粮？人家能心服口服吗？”

“不是都统府有难处吗？”满里银强调再次收租粮的理由。

那老大更不悦了，问他：“你们都统府有难处，凭什么是各旗村旗户均摊呢？我们交的是皇粮国税，都统府的事平民凭啥尽义务呢？这粮租就是说出大天十六个点儿来，我也不能让各旗主旗户交。”

满里银沉默良久，咬着牙说：“难道你们正白头屯非逼我动硬的？”

那老大反唇相讥：“是谁逼谁呀？各旗户佃户都活得好好的，是你满二少爷领着旗兵套着大车来逼粮啊！”

“逼就逼。”满里银来了硬劲儿。



那老大也揶揄一笑，说：“那……如果真逼到份上，可就讲不了啦，不妨我们就试试看。”

晚饭后上灯时分，满里银让那老大敲锣聚会，他要给这里的旗主佃户来个下马威，杀一儆百……还怕这些个下民抗税不交？恰恰是事与愿违，他还没有把征租的话说完，人群里就有人喊起来。

“我们不交。”

“凭啥交了还要交？”

“谁！说话的是谁，站出来？”满里银手握腰刀火了。他的一双眼睛在人群里搜寻，突然发现里面站着几个流放来的奴隶，他用手一指：“你，你，还有你！”

被他指点出人群的这五个人中，有“天津教案”的刘大黑，赵石头等……“啪”满里银一拍桌子，怒目望着，他向前面这五个人，命令旗丁：“给我把他们的棉袄全扒了，让他们光脊梁。”

大冬天的夜里，在最冷的腊月门子（旧历十二月初）几个无辜被扒光了棉袄，站在雪地上。尽管如此，这五条汉子仍不卑不亢。

刘大黑指着满里银鼻子问：“二少爷，我们犯了什么法你折腾我们？”

“抗租！你们抗租！”满里银指点着他们。

赵石头却哈哈大笑：“诸位乡邻，人所共知我们只不过是受难的五个奴隶，我们一无土地，二无财产，凭什么说我们抗租不交？我们又不是旗主！”

满里银恼羞成怒，来到赵石头面前喊着：“你们煽动旗



主抗租不交。给我往他们身上浇水！”

一桶桶从井里打上来吐着冷气的凉水，一泼到这五个人身上，顿时，他们的身上就结出一层晶明的冰痂来。人也冻得面皮发紫，浑身直抖。

此景此情，激怒了那老大，他大声斥责满里银：“二少爷，我看你是找我的麻烦来了，别说你，连满二爷在内，他也不敢这么无理对待我的旗奴。俗话说：‘打狗还得看主人！’你进了我那家小院，我好吃好喝招待你，可你，太不实抬举，敢在我家里动手打我的奴隶，你还没有这种资格。放人！把他们领屋去穿上衣服……”

早有人闯出人群给五个汉子松了绳缚，擦干身上的冰水，又给他们披上棉袄，簇拥着他们往上房那老大家屋里走去。阻在门口的满里银把胳膊一横：“站住！”他对主动为刘大黑、赵石头等人擦身穿衣服的张德祥说：“我怎么看你眼生呢？你是这个旗屯的人吗？”

张德祥一口天津话张嘴露馅。他秋末来到龙兴地找他童年的朋友刘大黑，赵石头，会面之后就在这个旗屯住下来。准备待命设坛，成立关东义和团。因为关四爷亲自把他送来，那老大就收留了张德祥。此时他只好装聋做哑，双眼发直望着冲他发火的满里银就是不说话。

满里银见张德祥不说话，一把揪住他的前胸衣襟，恶狠狠地吼叫着：“说，说话，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哈哈，”那老大叼着小烟袋慢悠悠来到他们面前，先把满里银的手掰开，就笑眯眯地指着张德祥说：“可正白头屯，谁不知道他是老张家的哑巴？”